

A Library of Academics by PHD Supervisors

博士生导师学术文库



《文心雕龙》范畴考论

涂光社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A Library of Academics by PHD Supervisors

博士生导师学术文库



《文心雕龙》范畴考论

涂光社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范畴考论/涂光社著. —北京: 中国
书籍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068 - 7197 - 6

I. ①文… II. ①涂…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
时代 ②《文心雕龙》—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5278 号

《文心雕龙》范畴考论

涂光社 著

责任编辑 毕磊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36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7197 - 6

定 价 99.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
‘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

序

为光社师大著作序，实在从未想到，难免诚惶诚恐，自然也倍感荣幸。虽然学术史上不乏后学为先进作序，或学生为老师作序的佳话，但以我之才疏学浅，确乎并不具备为光社师“龙学”鸿著作序的资格。惟先生俯委重任于学生者，固多厚爱和奖掖之意，更有一份独特的信任和高谊也，情实难辞，不如勉力为之了。

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涂光社先生的大名便如雷贯耳了。那时候选修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课程，先生讲课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涂先生的大作，有时则会布置让我们课后去看涂先生的某篇文章，如谈“风骨”的文章、论“物色”的文章，牟先生都向我们推荐过。记得牟先生对这些文章的突出评价是“文笔老练”，让我们不仅注意其中的观点，更要学习文章的写法。

第一次见到涂先生，是在医院里，牟先生的病床前，那时候我研究生毕业不到一年时间。涂先生远从沈阳赶赴济南，专程探望已经病重的牟先生。记得当时我和师母正站在牟先生的床前，一位身材魁梧、面相憨厚的男子走了进来，师母朝他点点头，他径直来到牟先生的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先生，眼泪在又圆又大的眼里打转，那情景令人动容，历久难忘。他没有停留多久，便在师母的陪同下离开了病房。直到师母返回病房，我才知道他就是我早已熟悉的涂光社先生。

三十年来，皆以我是牟先生的学生之故，涂先生于我亦师亦友，看顾提携之情，直如同出一门，令人倍感温馨。正因如此，当我去年申请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之时,我便不假思索地把涂先生的大名列入子课题负责人之中,当我征求先生的意见时,他笑笑说:不用告诉我,我的名字你随使用。先生又补充说:你的项目,我决不只是挂名而已,我不仅要为项目做些事情,而且尽可能多做一些。先生说到做到,这部大著,便是他专门提交课题组的第一个成果。师友如此,夫复何求?

这部书题名《〈文心雕龙〉范畴考论》,是在涂先生几部文论、美学范畴专著的基础上成书的。可以说,数十年致力并执着于中国古代文论、美学范畴的研究,卓然有成、著述不断者,其惟光社先生乎?从《文心十论》到《势与中国艺术》《原创在气》,是一个个重要范畴的专题研究;从《中国美学范畴发生论》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生成史》,则是文论、美学范畴生成、发展的历史梳理;至如《庄子范畴心解》《庄子寓言心解》等著作,则不惟属于文论范畴的研究,更是文化、哲学、思想的范畴探索了。如此大面积、大范围、大系列的范畴专题研究,其于中国古代文论、美学乃至哲学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如此系列著述,于笔者而言,系统研读尚且有待时日,遑论其他?

显然,这部《〈文心雕龙〉范畴考论》有类《庄子范畴心解》,属于对一部专书的范畴专题研究,但其突出特点却是并不专论《文心雕龙》,甚或相当的篇幅放在了《文心雕龙》成书之前,探究中国文论范畴的生发、演进及形成,而其指向则是《文心雕龙》的范畴系列,所谓“考论”者,乃考察刘勰创用系列范畴的来龙去脉也。正如光社师自述:“作这些方面的考察皆有探源述流、宣示其然和所以然的必要。”因此,此书不惟揭示《文心雕龙》庞大的范畴系列,更是“厘清文论范畴从生成到《文心雕龙》系统建构的历程”,从而理解“刘勰如何以系统的范畴创用完成文论各层面(尤其是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经典性论证”,由此,光社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勰在完成《文心雕龙》各层面理论系统建构的同时,也廓定了古代文论范畴的体系;他正是以文学理论范畴全面系统的创用,成就了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经典著述。”笔者觉得,这样的认识无论对《文心雕龙》还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范畴建构之于中国文论的独特意义,或谓中国文论的内在

体系正可经由范畴的把握而得以彰显。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文论范畴的独特认识,光社师不遗余力地对范畴赖以形成的各种条件予以追索和探求。他认为:“研讨《文心雕龙》的范畴创设运用,开掘其理论价值,首先须明了古代文学及其理论范畴生成的土壤,揭示华夏民族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包括范畴概念创用)的特点和优长所在;厘清汉魏六朝传统文学观念演进、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理论思辨水平跃升的所以然。然后全面解析《文心》的范畴体系,发掘其理论意义,宣示其历史地位,一窥华夏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学艺术追求的文化价值。”正因如此,他致力于“认识中国古代范畴生成的土壤、独特的文化个性及其生成衍化过程,揭示其学术思考与理论建构上之优长,尤其是探究汉字运用对思维和语言表述以及范畴创用、传统文学观念形成的影响等”,以此从根本上回答《文心雕龙》乃至中国文论范畴何以如此,从而进一步研究或回答去向何方的问题。他说:“沉潜其中,愈加认识到只有通过比较,厘清传统的思维和范畴创用的文化特征,才可能全面开掘和认识古代文学艺术创造与理论思考这笔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句简单的“沉潜其中”,提醒我们涂先生对《文心雕龙》范畴的考索以及由此得出的认识,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比如,涂先生指出:“体大思精的理论,必有统合有序、思考严密精深的范畴系列。刘勰是文学领域创用范畴概念最多的理论家,他以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概念组合所作的逻辑论证覆盖文论的各个层面,并达至‘思精’之境,经受住了千百年来中外文学创造和理论批评的验证,葆有逾越时空局限的理论价值。这正是《文心》被一些近现代学者称许和赞叹的缘由。”他认为,“大思想家和理论家刘勰在范畴概念创用上的卓越贡献不仅当时无人可比,就是整个文艺理论史上的后继者也望尘莫及”,“除了那些以基础性理论名篇的专题之外,散见全书的其他范畴概念也在不同理论层面各得其所。刘勰移植和创用的范畴系列几乎覆盖了古代文论的各个层面,其中不少发挥着为后来理论批评发展导向的作用。当然,那些在未作为专题论证的范畴理论意义上一般有更大的开拓、深化的空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运用的所有范畴概念都不难在《文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或者渊源。”笔者觉得,涂

先生之论绝不含糊,掷地有声,不仅并未夸张,而且令人信服者,皆以“沉潜其中”而“深极骨髓”也。

当然,既以“《文心雕龙》范畴”名书,自然决非仅止于渊源的梳理,而是通过追源溯流的疏浚,最终汇成《文心雕龙》范畴系列的一片汪洋。涂先生不仅对《文心雕龙》中以范畴名篇的专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把它们分为“针对文学基础性理论问题的论证”和“文化特色尤为鲜明的论题”两个系列,前者有“神思”“体性”“定势”“通变”“情采”“镕裁”“附会”“知音”等著名范畴,后者有“声律”“章句”“丽辞”“练字”“风骨”“比兴”“隐秀”“物色”等著名范畴;而且还对《文心雕龙》中那些“不见于篇名、用而未释的范畴概念”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拈出“自然”“中和”“性灵”“雅俗(郑)”“韵”“滋味”“味”“趣”“巧”“拙”“圆”“境”“悟”等一系列范畴。如此全面而系统的范畴阐释,切实而有力地说明:“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著上的范畴概念,几乎都能在《文心》中找到其渊源,或者寻觅到它们生成、演化的一段历史印记。”可以说,现代“龙学”历经百年,名家专论异彩纷呈,但这种大规模集中论述《文心雕龙》范畴的专著,还是很少见的,因而仍然具有开创性的独特价值。

涂先生对众多范畴的阐释,多贯通《文心雕龙》全书,纵横论列,平实通达而无偏颇之见。如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其云:“《原道》说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心生而言立’合乎‘自然之道’,以为一切有美质的事物皆有美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明诗》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体性》指出作家创作个性的外显就是风格,‘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定势》以‘机发矢直,涧曲湍回’和‘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譬喻,事物的运动和展示都遵循‘自然之趣’、‘自然之势’;《丽辞》认为文辞对仗的依据是‘自然成对’;《隐秀》称隐秀之美的出于‘自然会妙’。凡此种种,都贯穿着自然论的宗旨:高境界的美自然天成;卓越的风格、美的表现形式,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都合乎艺术的客观规律。标举‘自然之道’是对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尊重,以及对真美和作家天成之灵慧和原创力的推崇,显然得益于老庄美学思想的滋养。”如此娴熟地汇通刘勰之论,彰显“沉潜”而久润之功;是非之间,自然

臻于刘勰所谓“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之境。不惟如此，涂先生还上下贯通而谓：“‘自然’论系列概念义围绕对本真的追求。‘自然’指本然和自然而然（原本如此、运作合乎客观规律）；老庄的‘道法自然’和‘法天贵真’之论以及‘素’‘朴’‘纯’‘白’和后来‘平淡’‘童心’‘本色’的概念义旨都指向真美，它们的创用使‘自然’论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阐扬。”如此纵横捭阖而为论，使得涂先生的范畴考索不仅探得六朝思想发展以及刘勰思想之实际，而且亦多符合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从而可以把握其鲜明的民族特点，总结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至若光社师独到的创获和发明，这部大著中更是所在多有。如涂先生指出：“学界早就认识到魏晋玄学对提高学术思考水平的积极影响。……然而，在玄学为何兴盛于中国哲学史的这一阶段，以及其哲学思考方面优势所在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从而他强调玄学在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以及刘勰对玄学思想方法的接受和范畴移植。他认为：“玄学的优势正是得自对先秦范畴的重新解读和广泛运用，从而实现的思辨精神的复归与发扬。揭示其优长及其对那个时代学术思考的巨大推动作用，才能了解大理论家及其体大思精理论巨著问世的所以然。魏晋南北朝文论水平不断演进提升，从曹丕《典论·论文》的‘文气’说……到刘勰体大思精《文心雕龙》各个层面的理论阐发，范畴概念组合的话语在学术思考和理论建构中发挥核心和关键性作用，随着时代推移层级越来越高，终至古代文论长足进步，有了能跨越时空的经典性贡献。”能够跳出文论而谈文论，认识自然得以深化，对一些传统问题的解读可能就有新的认识，如谓“《文心雕龙》中对‘自然’和‘真’美的追求，对文学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对情感与个性价值的肯定，都是道家 and 玄学思想观念启迪和浸润的结果”，便是富有说服力的。

涂先生还从理论思维模式的角度探求六朝文论的发展和刘勰的成功之道。他借助庞朴先生关于“三分法”的学说，进一步指出“古代的理论思维模式，以分而为二和分而为三的分解组合为主”，并认为：“‘三分’移用于文学理论批评大大提升了思维和理论建构的层次。尤其是齐梁的刘勰，在《文心

雕龙》中广泛运用三维的思维模式,令一些层面的重要论说几乎臻于精深和完备。”他进而区分“三维”与“三分”,其谓:“三维不同于一般的三分。它不是无序状态下的分而为之,也不是在同一轴线运动过程三个阶段的划分,而是以三极鼎立的结构模式来理解事物现象的构成,并阐释左右事物运作变化的诸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涂先生说:“刘勰的思辨经常借助‘分而有三’达于精微,尤其得益于三维模式的运用。”就笔者所知,关注刘勰思维模式,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探索《文心雕龙》理论成就的论述有不少,但以“分而有三”予以明确概括,谓刘勰“得益于三维模式的运用”,这样的论断似乎属于涂先生的发明。

以上只是初学光社师这部《〈文心雕龙〉范畴考论》之后的一隅之见,浅而寡要,疏而未当,聊以充序云耳。

戚良德

戊戌六月序于鸢都白浪河畔

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成就辉煌,有那么多名篇巨著传世,至今诗词歌赋的名篇佳句仍脍炙人口;千百年来文学评论在写作经验的总结上积累丰硕;理论批评中范畴概念的创用更能萃集古人文学艺术创造中的审美追求,凸显传统思维、理论表述之优长,以及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艺术精神。

刘勰撰著的《文心雕龙》问世于五世纪的齐梁时期,历代论家均予很高评价。唯一稍有保留的宋人黄庭坚也要求人们阅读《文心雕龙》,说:“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①其中仍流露出对《文心》理论阐述的基本认可。清代对古代学术有总结性的研讨,章学诚《文史通义》作出了“体大而虑周”^②之评。西学东渐以后,比较中其理论价值得到中外学者普遍认同,对这部文论经典有“体大思精”^③(范文澜语)的共识。鲁迅先生说:“篇章既富,评鹭遂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④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指出:“像《文心雕龙》这部体大虑周的巨制,在同时期中世纪文艺理论专著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比肩的对手。”^⑤日本学者国原吉之助如是说:“我无法忘记刚刚开始翻阅《文心雕龙》时所感到的惊讶。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西欧古代文艺批评或文学

① [宋]黄庭坚:《与王立之》,《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0页。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31页。

④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

⑤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1页。

理论著作顿时黯然失色。”^①

《文心雕龙》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经典。范畴研究严格说是现代中西理论比较的产物,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成为古文论探讨寻求突破的重要手段。从比较视角作《文心雕龙》范畴创用的考论,方能达成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特征及其独到之境的了解,认识其成就“体大思精”的文论经典的所以然,还能一窥这些范畴概念系列对古代文艺美学追求的引领。

西学东渐为范畴的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底蕴深厚的国学由此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文论有了比较,能了解因运用汉字而形成的文学观念、样式以及审美追求、理论建构中的文化印记;有助于借鉴、汲取外来文化先进性的理论成果和思想方法,弥补一己短板,弘扬所长,拓展独到之境,认识古代范畴创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范畴研究正是在中外理论比较中出现和走向成熟的,如今成为美学和文论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是其与时俱进的表征。

“范畴”有分类的意义,可作“范围”用。然而在理论话语中,它指一种大的、不被包容的概念。

“范畴”(希腊文 *kategoria*)这个词出自古希腊,在中国可谓“舶来品”。引进西学这一概念的近代学者译作“范畴”,借用的是古籍《尚书·洪范》篇中“洪范九畴”(上天赐给大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之义,故“范畴”有大的分类、区别纲目部属以及范围的意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提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十个范畴;近代法国的笛卡儿分设实体、属性、样式三范畴;德国康德则有四类十二范畴:量的范畴(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的范畴(依附性与存在性、因果性与依存性、交互性),样式的范畴(可能性—不可能性、存在性—非存在性、必然性—偶然性)。西方现代范畴学将概念分为范畴、一般概念、专属概念。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西学范畴全是抽象的,多为对事物本质属性和特点的区分、界定。

先秦学人常作“名实”之辨。其“名”与今所谓“概念”有近似处,但多用为具体事物的分类,因以“象形为先”的汉字称“名”,故所常作“不舍象”的

^① [日]国原吉之助:《司马迁与塔西佗》,日本《世界古典文学全集》月报,1970年4月号。

抽象。《墨子·经》中将“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荀子·正名》说“名定而实辨”^①,有“共名”“别名”的区分。理论范畴或可说是“达名”和“共名”的一种,由于“不舍象”,仍长于对事物作模糊和整体的把握。

西方范畴的创设只符合理论家自己立论的需要,人们可以不认同其论说、不采用其设置分类,但在理解那些已作了逻辑规定的范畴意涵上不会有歧见。中国古代的范畴概念却不然,创设者一般不作定义,且因“约定俗成”广泛沿用,论者取用时往往各有侧重,不同语境中往往义蕴有别。“气”“势”“体”“风骨”之类形象性概念涵容灵动模糊,研讨中时有争议不足奇。

笔者涉足《文心雕龙》范畴研讨,实与当年古文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

一千多年前问世的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常给人历久弥新之感,其中所用“风骨”的概念曾广为沿用,在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②然而,现代学者一度对其意涵争议不断,上世纪60年前后发表的论文就有二十余篇,^③论者皆肯定刘勰《风骨》篇所论精辟,凸显了文学作品应有的器质和精神风貌;各种见解也均有一定文本依据,为何仍会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呢?另外,该篇中的“气”,以及《定势》篇的“势”等概念的解读也常是人言人殊。

1979年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问世,其中《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等,论及“言意”“虚静”“才性”“志气”等概念;从范畴学的理论视角探讨的,既有与不同时代(如《文心》的“心物交融”说与王国维的“境界”说、龚自珍的“出入”说)的类比,也有中外学说(如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的对照。以若干自成机杼的短论从不同层面予以印证补充,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融通中外古今理论的研究思路,让探究古代经典的价值和当代意义的正确方向

① 《荀子·正名》,[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4页。

② 与刘勰同时的钟嵘《诗品》有“建安风力”、“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初唐杨炯赞王勃的兄长“磊落词韵,铿锵风骨,皆九变之雄律”;王勃反对“龙朔”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标榜“汉魏风骨”,指摘“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盛唐殷璠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言气骨建安为传”。

③ 明杨慎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使文明以健”一句上批云:“风即风也,健即骨也;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上世纪初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1960年前后讨论达到高潮,舒直、王达津、商又今、马茂元、詹锬、廖仲安、郭晋稀、陆侃如、曹冷泉、寇效信、黄海章、李树尔、潘辰、刘永济、王运熙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报刊上各抒己见。

也变得清晰起来。可以说以先进的学术思想的引领,拓出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局面。

我以“文心雕龙散论”为题的硕士论文增补成的《文心十论》于1986年出版,其中对“风骨”“物色”“定势”“比兴”的阐发皆不乏受王先生启迪的印记。

一次解读范畴上的争议,促使我的关注点向梳理范畴生成衍化脉络转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发表了几篇“龙学”论文^①。其中《〈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对河北大学詹锺先生认为“势”即风格的观点作了些补正:《定势》说“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表明文章“因情立体”所成之“势”确有相应的风格属性,说“体势”指文体风格无可置疑。然而应该看到,“势”的核心意涵是事物的运动态势和趋向,《文心》许多用“势”处都不作风格解,包括同在《定势》篇的“辞已尽而势有馀”和“势实须泽”等语在内的“势”明显非风格之义。此外,所谓“定势”即“势”的择定,开篇称“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末尾有“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以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焉”^②。足见刘勰的“定势”指依作品“情”“体”的规范确定文章展示态势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术”)。

“龙学”上很有成就的詹先生并不认可我的解读。两年后济南学术会上相遇,在大明湖畔散步时他特意相告:“这次的争论我赢了!美国的施友忠先生就把‘势’释为风格。把《定势》的篇题译为风格的选定。”不过,如此判定不仅未让我心悦诚服,反而促成了撰写一部专书的想法:揭示“势”范畴及其概念组合的创用历程和多义性,力求以翔实的资料以及合乎时代要求、有说服力的论证使学界达成共识的障碍化解。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势与中国艺术》一书“后记”中说:“前年,人民大学的几位师长来信为古代美学范畴丛书约稿,我即建议写‘势’,以

① 《曹丕文气说新探》(《文史》第十三辑)和《〈文心雕龙·风骨〉篇简论》与《〈文心雕龙·物色〉发微》(《古代文论研究》第三辑)以及《〈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三辑)、《刘勰论“滋味”》(《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刘勰灵感论探微》(《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等。

② [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张国庆、涂光社:《〈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52页、第557页。

为对它的开掘已经刻不容缓了。……我偏爱‘势’，是因为它是传统审美追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探讨它有利于揭示艺术传达的机制；这样的研究自然有利于时用。我偏爱‘势’，是因为它运用广泛却难以把握，迄今无人对‘势’论丰富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释，是一块荆棘丛生的荒地。”^①之所以说到“我即建议写势”，是因人民大学师长早先规划的范畴丛书和辞典辞条撰写的稿约中原本未作写“势”的安排。

笔者与古代范畴结下不解之缘，所写论文、专书，以及应中国人民大学师长约请撰写的范畴辞典辞条均为这方面思考的记录。拙著中有《势与中国艺术》（再版时更名《因动成势》）、《原创在气》、《中国美学范畴发生论》、《庄子范畴心解》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生成史》；在与张国庆合著的《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中对一些范畴名篇的专论进行阐发。与蔡锺翔先生和汪涌豪在《文学遗产》（2001年1期）上发表了《范畴研究三人谈》的文章。尽管如此，犹觉有未尽之意。

沉潜其中，愈加认识到只有通过比较，厘清传统的思维和范畴创用的文化特征，才可能全面开掘和认识古代文学艺术创造与理论思考这笔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汉字是独具优长、又易被忽略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也许是熟视无睹的缘故，它对古代文学实践、理论建构的深刻影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入手或有助于攻坚克难。像“风骨”“气”和“势”这样的形象性概念，刘勰的论证虽堪称精辟，毕竟与其他古代论著一样未对其意涵作逻辑的规定，这就与抽象的有严格逻辑规定的西方概念和理论话语迥别。古人既用“象形为先”的汉字构词造语，其范畴概念和理论表述自然长于模糊把握，解读时就不能忽略其语境的个别性以及感性表达的涵蕴。

再者，既然论的是文论范畴，探究古代文章写作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追求，就须了解传统的美文（文章）文学观，它与现代受西学影响指一个艺术门类的“文学”定位不尽吻合。近现代著名学者章太炎、郭绍虞、王运熙等对此都有所认识，但传统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对文论建构（特别是范畴创用）的影响学界却罕有涉及。还须明示的是，先秦尚无成熟的文学观念，其时“文章”指文化典章制度，“文学”也是就文献典籍而言；《诗》学或乐论严格说还算不上广义的文学理论，其范畴归诸美学则可，称之文学范畴略嫌勉强。两汉美文文学观渐趋成型，自汉魏之交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才走向文论范畴概念全面创用的历史阶段。

^① 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3页。

另外,传统文学观念成型之前,也有归属或后来进入文学领域的范畴概念。一些哲学(尤其是美学)范畴就是文学范畴的前身。在对先秦子学的爬梳中发现,范畴创用上庄子的贡献非同凡响。拙著《庄子范畴心解》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尤其人在解读那些由庄子首创的范畴、概念时,你眼前闪烁成片的会是睿智的火光,比如:

“游”的读解使你知个人应该并可以求索精神的自由逍遥;

“忘”告诉你怎样取舍思维对象、净化心灵的空间;

“适”指自我顺适环境的体验和生存状态;

“迹”是事物演化留下的印记而非事物本身;

“体”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和把握事物的方式;

“竟(同境)”可以指思维的层次和范围;

“宇宙”是广袤无垠的空间与往复不断的时间的组合;

“法天贵真”道出了老庄自然论的宗旨;……^①

庄子的哲学思考有意选择“寓言十九”表述,其文学性可知;范畴创用上亦可谓“近取诸身”而“远”及精深,堪称不作定义,作“不舍象”模糊把握的典范,对古代美学(包括文论在内)有重大影响。“游”“忘”“体”“天”“真”“境”等范畴以及大抵由庄子首倡的“言意”之辩均见诸后来的文学评论。对文论范畴作探其渊源、述其优长的历史性考论,又怎能无视《庄子》的建树呢!

伴随“自觉时代”文学观念成熟,标志先秦哲学思辨精神复归的魏晋玄学兴盛,实现思想理论跃升的基础和条件具备,齐梁时方有刘勰这样的大理论家及其《文心雕龙》问世。玄学长于以对应的“有无”“体用”“本末”以及“才性”范畴进行论辩,而刘勰正是以系统的范畴创用成就了享誉千古的文论巨典。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在古代范畴研究上的成果累累,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在蔡鍾翔先生的组织安排下二十来个范畴的专书面世,且已成系列;成复旺主编的《美学范畴辞典》出版;还有汪涌豪所著《范畴论》的全面述评。如何在此基础上通过考究文论经典《文心雕龙》的范畴创用,为完成文论范畴研究的时代使命贡献绵薄呢?

《文心雕龙》的范畴研究有一些不容忽略的问题,尤须注意弥补以下欠缺:

一、了解古今(也是中西)理论范畴的差异,认识中国古代范畴生成的土壤、独特的文化个性及其生成衍化过程,揭示其学术思考与理论建构上之优长,尤其是

^① 涂光社:《庄子范畴心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21页。

探究汉字运用对思维和语言表述以及范畴创用、传统文学观念形成的影响等。

二、厘清文论范畴从生成到《文心雕龙》系统建构的历程:指出“文学自觉”与学术思辨精神复归是大思想、理论家和文论经典出现的时代条件,刘勰如何以系统的范畴创用完成文论各层面(尤其是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经典性论证。道明《文心》“体大思精”,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莫能企及的巅峰之作的所以然。

三、《文心》之后再也没有体系缜密堪与其比肩的文论著作问世,文学评论在范畴上是用多论少。但刘勰以范畴名篇的专题论证以及散见各篇的范畴概念基本涵盖了文论的各个层面,后来的文学思潮流派往往标树其中某一范畴宣示其艺术主张和审美追求,不断为造艺的拓展、提升导向。

诚然,作这些方面的考察皆有探源述流、宣示其然和所以然的必要。